

## 姚瑞中 Yao Jui-Chung

1987年唸復興美工繪畫組要畫寫實、拼技術。其實台灣當代藝術的養成跟所謂「放牛班」有關，以前是聯考制度，不愛唸書的小孩就集中在後段班、放牛班，蓄長髮、喇叭褲、混卡拉OK、看電影、打撞球，這種所謂被放棄的年輕人有一套生存方式，菁英都去考醫學院、電機系，然後出國留學。我們屬於不太會念書、有才華但學校已放棄的那種學生。

1990年的北藝（當時還是國立藝術學院）分成四組，雕塑、水墨、油畫跟理論組，還有副修版畫。當時要念五年，其實這五年都在搞登山社、編「宣統報」、弄「天打那實驗體」。因為主修理論，當年電腦不普及更沒有智慧型手機，畢業論文《物品藝術的異質合成現象》用手寫了八萬字，都在圖書館自修，全校最熟的地方就是圖書館了，所以現在做很多出版品是有脈絡可循。一起做「宣統報」的人有六位（姚瑞中、楊傳信、江如海、陳文祺、何萱、陸培麟）各拿100元出來當基金，一人一個A3版面，幾乎都是手寫剪貼的，主要在1992、93年出版了六期，A3影印100張，折一折拿去餐廳賣一份賣十塊，全部賣完後再去買九折影印卡，花掉540元，賺60元就拿去買飲料，1994年六月畢業後就鳥獸散了。

對比當下，那簡直是原始年代，當時知道不多反而比較敢去衝，重點是不斷實驗，並沒有想過進入畫廊，因為畢業要直接當兵兩年。96年退伍後運氣好，1997年去了威尼斯雙年展後，由亞洲文化協會（ACC）贊助去美國駐村半年，但是因為遇到亞洲金融風暴，有兩三年沒什麼展覽，就到處接案子，打零工、拍展覽、寫文章、展場佈置，認識了很多劇場界或秀異之人，從這些人身上反而學到比較多。像吳中煒做道具就會去幫忙，朋友做設計也會去幫忙，本來收集DM是要當樣本，沒想到收到現在有六萬多張了。

其實平常很少出門，幻影堂常常有以前教過的學生跑來聊天，有很多書，聊到什麼就抽出書來一起討論。這學期在師大原本要帶學生去大霸尖山做行為、地景、觀念藝術，但因為疫情爆發而中止。現在是資訊氾濫的一代，每天資訊量是以前的十幾倍，但資訊量大不代表比較聰明，有時候反而會被資訊裂解或腦控，東一塊、西一塊湊不起全貌，大多是拼貼後的資訊。所以乾脆帶學生去google查不到的地方，爬山岳、賞宮廟、逛廢墟、拍蚊子館。有次去竹東縣尖石鄉五指山靜坐，摸黑下山時學生們首次看到幾千隻螢火蟲，非常開心；還有一次去皇帝殿西峰下佛光寺遇到一位近八十歲老和尚達龍法師獨自住在廢棄廟宇裡，研究生們有嚇到，因為沒辦法想像居然還有這種苦行僧。師大這堂課一開始有50位同學選課，便規定下禮拜在慈母峰山頂上加退選，來了23位簽到刷掉一半，接下來進行特訓，關三關（孝子山、皇帝殿、五寮尖）後再一起上雪山創作，從登山過程就知道學生意志力。任何創作都是這樣子的，吃不了苦、沒有堅強意志力和鬥志是走不下去的，更別說畢業後還要想辦法在嚴峻社會體制下生存。爬山最容易觀察這些細節，邊走邊哭夭基本上就不用來選課了，會幫助別人很有善根，出社會就是要互相幫忙、關關難過關關過。

以前畢業時不知道藝術家是一種職業選項，所以打零工養作品，但現在藝術家已是職業選項之一，反而那個不確定性與策略經營突然變得非常現實，創造性、想像力、打破規則、接受實驗的失敗感似乎慢慢衰退。藝術創作跟修行其實差不多，要親自嘗試、有所體驗，沒有做過、很多知識不會自動變成生命經驗，不是在家看登山指南就能登頂，上網查閱的知識不見得都是親證的，就算知道了還不一定做的到。常言道「商場如戰場」，在前線作戰還存活的專業人士經驗與意見是值得參考的，學院應該想辦法降低學生出社會後的陣亡率，比如說將百分之九十五降到百分之九十，那就功德無量了。